





呂氏春秋第十一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又 男宋啓明校

仲冬紀第十一

十一月紀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

仲冬夏之十一月斗北方宿

昏東壁中旦軫中

東壁北方宿衛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

方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在

孟律中黃鐘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鐘和也陽氣

冬律中黃鐘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黃萌聚於黃

泉之下故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冰

益壯地始坼

立冬後三十日大雪節故

鷓鴣不鳴虎

始交鵲鳴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也天子居

玄堂太廟太廟中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蔬其噐宏以弁說在孟冬命有司曰土事無

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徒掌建邦之土地

主地圖與民人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是謂發天

地之房房所以閉藏也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發泄

故蟄伏者死民命之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閑無

疾以喪亡也命闔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闔

也是月也命闔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宮

宮尹正也於周禮為宮人掌王之六寢故命之申省

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皆所以助陰氣也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大酋主酒官也酒醕

之酒於周禮為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度授酒財

辨五齊之名秫與稻必得其齊麴蘖必得其時得其

時則酒湛醴必絜水泉必香湛清也醴煖也香美也

善也陶氣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美也湛讀審釜之審

大酋監之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也六物秫稻麴蘖水

有差忒也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

皆有功於人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

有放佚者取之不詰詰誅也山林藪澤無水曰藪有水曰澤有能

取䟽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草實曰䟽食野虞

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水上刻陰陽爭諸生蕩

五十五故曰日短至牽牛一度也

陰氣在上微陽動升故曰爭君子齋戒處必弇身欲

也諸蟄伏當生者皆動搖也

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弇深邃也寧靜也聲五聲也色五色也屏去之崇寂

靜也陰陽方爭嗜慾咸禁絕之所以安形性也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猶

成也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芸蒿菜名也荔馬荔

挺生出也蚯蚓也結紆也麋角日短至則伐林木

解墮水泉湧動皆應微陽氣也取竹箭是月也竹木調物又斧斤入是月也可以罷

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闕門闕也於周禮為

象魏門閭皆塗塞使堅牢也築圉固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

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夏火炎上故其

國旱也清濁相干氣霧冥冥行秋令則天時雨汁也夏氣發泄故雷動聲也

瓠不成國有大兵秋金水之母也冬節白露故雨汁也金用水之

大兵來行春令則蟲蝗為敗水泉滅竭民多疾癘春

伐之也氣木生虫故虫蝻食敗穀心曰蟻陽氣炕燥故水泉滅竭也水木相干氣不和故民多疾癘也

至忠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倒亦非賢主其孰能聽之也

聽受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說忠言也不肖主反

之春秋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則不可况人主無不

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日致為暴劫之政也

故曰惡之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美成人時灌之

何益也

則惡之惡其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

言乃自伐之精者也精猶甚甚於自荆莊哀王獵於

雲夢荆莊哀王考烈王之子在春秋射隨兕中之申

公子培劫王而奪之隨兕惡獸名也子培申邑宰也

兕者之凶故劫奪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

下陵其上謂之暴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

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子培之賢百

願所為故也故曰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為代王殺隨

荆與師戰於兩棠大勝晉兩棠地名也荆剋歸而賞

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

功也於車下於王車下奪王隨兕所王曰何謂也對

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

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忠猶愛

得也忠愛君上犯奪隨兕是代君王臣之兄嘗讀故

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故記古書也此三月是以

臣之兄驚懼而爭之驚懼王壽之不長故與故伏其

罪而死罪殃也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

厚賞之平府府名也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

行矣穆美也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

止也勸進沮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痛齊王湣王也宣王

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已猶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

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怒讀如強怒之怒則疾不可治怒

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疆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

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幸哀也願先

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為治也與太子期

而將往不當者三三不如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

解履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解履以履

王衣欲令王怒也王果其怒不與文摯言也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

而起疾乃遂已已除也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

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

日三夜顏色不變變改也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

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

易忠於濁世難賢君賞忠臣故曰易也文摯非不知

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獲得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

也為太子故行其所難也死也之以成太子孝敬之義也

忠廉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議平也平之不可得也

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虞德也雖名

為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挺猶動也誠辱則無

為樂生言誠可欲得辱則無用若此人也有勢則必

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汙矣將衆則必不撓北矣

北走也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

生以徇之出猶去去生必死也徇猶徇也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

矣若此人者固難得之言得其難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其患

其難也雖得踐其難踐其難必死故曰有不智也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

之能殺吳王闔廬光篡廢父僚而即其位慶忌者僚之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力捷疾而人皆畏

之無能殺之者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

惡安也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

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

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

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要離罪焉犴執

妻子焚之而揚其灰吳王僞加要離罪燒其妻子揚其灰要離走往見

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

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

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

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

俱涉於江涉渡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

猝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

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幸活而汝要離得不死

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

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

也臣以為不仁便猶成也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

夫摔而浮乎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

殺耳特猶直也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

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果終也要離可謂不為

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

貴富而忘其辱不忘其妻子燒死之辱衛懿公有臣

曰弘演有所於使懿公衛惠公之子赤也演讀如胤子之胤翟人攻衛其

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官人也君使

官人與鶴戰余馬能戰魯閔二年傳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

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有祿位余馬能戰此之謂也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

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

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裸因自殺先出

其腹實內懿公之肝裸表也納公之肝於其腹中故曰臣請為裸者也桓公

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

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

徇其君出去也去生就死以徇從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

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當務

四曰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

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

此四者也四者辨信勇法也惑而乘驥必失其道吳

天下者必所貴辨者為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為其

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

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大盜之人跖曰

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關內中藏聖也以外知

於聖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

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無有成備說非六

王五伯備具也說道也非者譏阿其闕也六王謂堯

也繆以為堯有不慈之名不以天下與孔子丹朱而反

舜有不孝之行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堯妻舜

禹有淫湎之意禹甘旨酒而飲之湯武有放殺之事

成湯放桀于南巢周武殺殷五伯有暴亂之謀五伯

紂於宣室故曰有放殺之事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世稱

骨肉相殺以大兼小故曰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

之聖五伯之賢而人諱其放殺暴亂之謀論語曰愛

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也此

之謂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殺其

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殺音殺擊也辨說六王五伯

不若無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謁告也上

辨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之謂也上執而將誅之直躬

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謂之不亦信乎
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
者乎言淫刑以逞誰能免之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

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

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信而證父故曰不若無信也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

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也觴爵也曰姑求肉乎一人

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革更也於是具染

而巳染鼓鬻也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

勇傳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勇而紂之同母三人其惟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

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

甚少矣少也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巳

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

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

紂故為後置立也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太子所以繼世樹德化下也法

當以法紂為淫虐以亂天子故曰不若無法也

長見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長遠也今之短近也

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

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昔也古後來也

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

曰莫謏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文王武王之父也犯

也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與之居不安之

也從義入禮則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

不穀罪也於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

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意志也先意承志傳與

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與處則安者臧武仲曰季

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

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魯僖七年傳曰初申

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

不厭予取予求不汝毗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汝汝

必不免我死汝速行毋適小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

心先為其所欲阿從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知猶五

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善於上世

也前也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平

悼公之子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

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

君耻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

調鐘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太公

封之於齊故傳曰齊大岳之胤周公旦封於魯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武王崩成王幼少代攝政七年致太平成王封之於魯也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

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親親上恩恩多則威武不行故削弱也周公

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尊賢敬德故能霸也上功則臣

權重故能奪君國也田成子魯公伯禽至頃公讐為楚也三十四世而亡自魯公伯禽至頃公讐為楚也吳起

治西河之外王錯諧之於魏武侯吳起善用人為魏將河之外謂比邊也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

名邑止車而均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視

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釋棄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抵泣而應之曰子不識也君知我而使我畢能

西河可以王能力也盡力為之今君聽讒人之議讒王錯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

秦將取之不復久也魏失西河故從此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畢由也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

公叔痤疾惠王徃問之惠王武侯之子曰公叔之疾嗟疾甚矣將柰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度子鞅願王以國

聽之也御度子鞅也鞅衛之公孫也故曰公孫鞅或曰衛鞅言其智計足以相社稷能使用而從

也為不能聽勿使出境言不能用鞅者必殺之無令
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出王視公叔以
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
公叔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疆魏果用弱非
公叔瘞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
為悖悖者不自知為悖故謂不悖者為悖

呂氏春秋第十一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二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又 男宋啓明校

季冬紀第十二

十二月紀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

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

也此宿昏婁中旦氏中

婁西方宿魯之分野氏東方宿韓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

南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

中大呂

大呂陰律竹管音與大呂和也萬物萌生動於黃泉未能達見呂旅也所以旅去陰即陽

助其成功故

其數六其味醎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鴈北鄉鵲始巢

鴈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漠也鵲陽鳥順陽而動是月始為

巢乳雉雉求其雌乳卵也尚天子居玄堂右个玄堂北向

堂右个東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

黍與彘其噐宏以弁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

寒氣大儺逐盡陰氣為陽導也今人臘歲前一日擊

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率百隸而時儺以索

室驅疫鬼此之謂也旁磔犬羊於四方以攘其畢冬

節出勸耕土牛於東門外是也征鳥厲疾乃畢行

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征猶飛也厲高

飛行高且疾也帝之大臣功施於民若禹稷之屬也

天日神地日祇是月歲終報功載祀典諸神畢祀之

也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是漁讀如論語之語

命其長也天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復亦

復或作覆堅命取冰冰已入入凌室也詩云二之日

凌陰此令告民出五種出之於窈命司農計耦耕事

計會也修耒耜具田噐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周禮籥

耦合也書擊土鼓吹笳詩以逆暑仲秋夜逆寒乃命四監收

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

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一大夫監之故命四監使收

掌薪柴也燎者積聚柴薪置壁與牲於上而燎之升

其煙氣故曰以供寢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

迴于天次宿也是月日周於牽牛故曰日窮于次也

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夏以十三月為正夏數得天言

十二月之數近終歲將更始於正月也專於農民無有所使農事將起

無所役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

之宜飭讀曰勅勅正國法論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

賦之犧牲次列也諸侯異姓者太史乃次其以供皇

天上帝社稷之享皇天上帝五帝也社后土之神謂

性與周棄也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寢廟祖廟

故使供之也牛羊令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

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宰歷於周禮為

與八法以御其凡在天下九州之民有無不成獻其

以獻致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行之令是此謂一終三旬二日行之令是行是之令

也三旬二日者十日一旬也二十日為季冬行秋令

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鄰入保金氣白故白露蚤

災也金為兵革故四境之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

固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仁之令氣不和

日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火氣炎

淋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凍不當消釋而消釋火氣溫干晴之徵也

士節

二曰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義何難之避也臨患

忘利道而用之遺生行義惟義所在不必生也視死如歸易也

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以其義高

之君不能得友天子不能得臣也堯不能屈許大者由周不能移伯夷漢高不能致四皓此之類也

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定天下舜禹

一國蘧伯玉段干木是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

此人也務勉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得賢而任之故佚於

治事也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梱蒲葦織履履一作以

養其母猶不足猶尚也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

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

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於不義之利不

苟且而取也當義能死故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

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

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有間無幾間也出奔過北郭騷之

門而辭辭者別也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

適適之也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奔走也北郭子曰

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

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也行去也北郭子召其友而告

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

及親者身仇其難當位也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

白明也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

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
 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
 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
 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
 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
 之國郊驛傳車也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
 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
 知士甚矣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其人為不知士
 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為其殺身以明已故
 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
 不知士甚矣自責深也

介立一作立意

三曰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三

文公名重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其母弟也遭麗姬
 之亂太子申生見殺重耳避難奔翟十二年自翟經

於諸國也周流天下窮一作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

有之也及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

其難能以貧賤不能其易不能以富貴此文公之所以

不王也力能霸王也晉文公及國一作入介子推不肯受

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

丞輔丞佐也輔相也龍也喻文公五蛇喻介子推也龍反其

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音澤一蛇羞之橋

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嘻此

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今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百萬畝也或遇之山中負釜一作貧文蓋登

音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

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

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

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

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

三舖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

也爰旌目曰謔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

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

昔者齊飢黔敖為食於路有人戢其履菅屨而求黔

敖呼之曰嗟來食楊其目而應之曰吾惟不食嗟來

之食以至於此黔敖隨而謝之遂去不食而死君子

以為其嗟也而去其謝也則食一介相似旌目其類

也鄭人之下韃也韃邑名也莊躄之暴郢也莊躄楚

大盜郢秦人之圍長平也秦使白起圍趙括軍於

楚郢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衆庶

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

免也其卒遽而相食不辨其義其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

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為謀豈不遠哉

誠廉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性丹可磨一作靡也而

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

取而為之也豪士一作人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

亦猶此也倍百人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

竹曰伯夷叔齊孤竹國在遼西二人相謂曰吾聞西

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

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

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

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

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

共頭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

私孟諸相諸使也使奉桑林之樂為三書同辭血之

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

視而笑曰譖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

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時四時其於人

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無所求也樂正與為正樂治與

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痺自高也今周

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也邊務上謀而行貨

阻丘而保威也行貨謂與膠鬲盟加割牲而盟以為

信因四内與其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宣揚武王威

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紹吾聞古

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職也遭乎亂世不為苟

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漫

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

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莫不有重於天下也有

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養所重不汙於

忠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

先定也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輕不侵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為人輕於身重於義也

殺以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淮南記曰左手讓天下

不為也今以義為人殺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奚何

知以何道得人乃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

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士為知己者死故盡豫讓公孫

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

言士為知己者死也孟嘗君知世之人主得地百里

則喜四境皆賀舉國皆賀國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

不通乎輕重也不但不知相賀也乃不知湯武千乘

也而士皆歸之湯受命之王名天乙商主癸桀紂

天子也而士皆去之梁夏失天下之主帝皐之孫帝

之孫帝乙孔墨布衣之士也孔子萬乘之主千乘之

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萬乘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士不

爭士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來猶必自

知之然後可可者可致也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

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

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

其故告語也故事也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

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

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

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

謂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

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已也為念於猶厚也又况於中人

乎孟嘗君為從關東曰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

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

何暇從以難之言不能成從以難秦也意者秦王不肯主也君

從以難之未晚也晚後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

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

辭以觀公孫弘昭王秦惠王之子武王之弟也醜公

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

或作耻耻辱也觀公孫弘云何也

薛以觀公孫弘

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

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子墨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子墨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肖為人臣如此者三人有此者三人也能治可為管商之師管仲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有此者五人也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汗其衣有如臣者七人臣公孫弘自謂也故昭王笑而謝焉自客胡為若人言有如臣者七人也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論寡人之意也論公

孫弘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凌可謂士矣孔子曰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之謂也

序意一作廉孝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八年秦始自即位八年也歲在皆大循其情性也涪灘誇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人短古不能言為涪灘也問十二紀良人君文信侯曰呂不韋封洛陽號文信侯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圖天也矩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清是法天也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

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也公正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日中而盛跌而衰人之盛衰於此西望日暮也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故曰倪而西望之也不肯進青莽一作莽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類象青莽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莽曰也去長者吾且有事言將殺襄子青莽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得也死乃退而自殺青莽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莽豫讓可謂之友也

呂氏春秋第十二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三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男宋啓明校

有始覽第一

有始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

始物也天陽也虛而能施故微

以生萬物地陰也實而能受故塞以成形兆也

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

道也

以寒以暑日月晝夜知之

知猶別也

以殊形殊能異宜說

之故形能各有所施

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知

離知生則天地平矣

合和也

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

其形一作平也者皆反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

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險阻曰塞有九水曰藪風有八等水

有六川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鈞平也為四方

主故曰鈞天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方

建卯木之中也木色青故曰蒼天房心東北曰變天

其星箕斗牽牛東北水之季陰氣所盡陽氣所始萬

一名析木之津燕之分野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

室北方十一月建子水之中也水色黑故曰玄天西

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北金之季也將即太陰

名豕韋衛之分野奎婁西西方曰顯天其星胃昂畢

西方八月建酉金之西南曰朱天

其星觜駕參東井西南火之季九為少陽故曰朱天

東井南方宿一名南方曰炎天其星與鬼柳七星南方

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上故曰炎天與鬼柳七星

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東南木之季也將即太陽

北方宿張翼周之分野翼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

州周也河在北漢在南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東至清

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濟出其北東方為青州齊

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泗水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

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何謂

九山會稽太山會稽山在今會稽郡太山王屋首山

太華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濟水所出也首山在蒲

縣是為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

河內野王縣北羊腸何謂九塞大汾冥阨荆阮方城

其山盤紆譬如羊腸皆在楚魯魯定四年殺井

大汾虞未聞冥阨荆阮方城皆在楚魯魯定四年殺井

吳伐楚楚左司馬請直轅冥死以擊吳人者也殺井

涇疵處句注居庸般在弘農城池縣西井涇在常山

句注在鴈門居庸在上谷何謂九藪藪澤也

沮陽之東通居都關也何謂九藪澤無水曰藪

吳之具區具區在吳楚之雲夢雲夢在南秦之陽華

陽華在鳳翔或晉之大陸魏獻子所居猶梁之圃田

圃田在今宋之孟諸孟諸在梁國齊之海隅隅猶趙

之鉅鹿廣阿燕之大昭大昭原部是也何謂八風東北曰

炎風炎風良氣所東方曰滔風震氣所生東南曰

熏風熏風或作景風巽氣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

自南西南曰凄風坤氣所生西方曰颶風兌氣所生

風西北曰厲風乾氣所生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

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出崑

嶽赤水出其東南南陬遼水出砥石山自塞比東流直

至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出崑崙西北陬江水出岷

山在蜀西徼外桂水出桐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水道八

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

小水萬數陸無水水盛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

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海東西長南北極內等

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極星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曰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為玄明道也故

不移曰周行四極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

晝夜近道內道也乃參倍于上下日高也當樞白民

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

白民之國在海外極內建木在廣都南方衆帝所從上下也復在白民之南建木狀如牛豕之有皮黃葉

若羅也日正中將下日直人下皆無影大天地萬物

相叫呼又無音響人聲故謂蓋天地中也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以一人身喻天地萬物易

曰大衆耳目鼻口也衆五穀寒暑也此之謂衆異則

萬物備也天樹一作堪萬物聖人覽焉以觀其類天

輸萬物聖人總覽以知人也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天地之利雷

電之所以生震氣為雷激氣陰陽材物之精陰陽皆

陰陽例人民禽獸之所安平人民禽獸動作萬物皆

其所樂故曰之所安平也

名類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祥徵

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蝓螻螾蝓皆土物黃帝曰土氣

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則法也法及禹之

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

色尚青其事則木法木色青及湯之時天先見金乃生於

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法金色白

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

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法火色赤代火

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

事則水法水色黑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一作于土天

為者時而不助農於下助猶成也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

比則應應知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鼓擊也擊大宮而小宮應擊大

角而小角知平地注水水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流

言類相感也濕者先濡火山雲草莽水雲角觶旱雲煙火雨雲水

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

師之所處必生棘楚軍師訓罰以殺罰為首棘楚以戰人喜生戰地故生其處也

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安知其所以自徙也凡人

知其所由也夫巢覆毀卵則鳳凰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

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為記子

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遮後也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

雖尊以白為黑臣不能聽聽從父雖親以黑為白子不

能從黃帝曰芒昧因天之威一作與元同氣芒昧

之貌天之威無不敬也非同氣不協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

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同元王氣也

者同義同仁霸者同力同武勤者同居則薄矣同居於世

亡者同名則狃矣同名不仁不義相惡也其智彌狃者其所同

彌狃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精微也故凡用意不可

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有合

故堯為善而眾善至桀為非而眾非來一本作桀為惡而眾惡來

商箴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

也職主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

也召致也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存在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

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

且利中主猶且為之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卑辭

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為足足止治則為利者不攻

矣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因為名

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者曷為攻矣解在乎史墨來

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

去尤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特矣所

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

者不見西墻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

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

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相其谷而

得其鈇一作錡其舌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

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

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以帛公息忌作

忘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

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

任力矣邾君以為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

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官為甲必

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

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邾

君不說於是復下令官為甲無以組用此邾君之

有所尤也為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也

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為組與不為組

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

惡者惡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

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

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

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

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

重者泄益內掘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

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老聃

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手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
矣

聽言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
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
一作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
觀一作樂大其鍾鼓侈
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
餒天膳壯狡汙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臯之國以索
地誅不辜之民以來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
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其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

其勢可宄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痺其守
其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
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
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
不以愛愛利之為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
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暮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
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
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
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
務勉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
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
安能使其言當合於事乎

其與人較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較善言也造父始

習於大豆蠶門始習於甘蠅習學也大豆甘蠅御大

豆射甘蠅而不徙人以為性者也專學不徙不徙之

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專學大豆甘蠅

故御得御可以致遠追急射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

而發中可以除害禁暴也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

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

魏施仕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

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

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公孫龍孔穿

謹聽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

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欲以問知所不知也通乎已

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愉易乎靜以待之使

夫自得一作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一作之亡國

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

極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

真之昭亂之定敗一作之成危之寧以真為明以亂

以危為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殷周

而亡比干以忠而死不當亂而亂故人主之性一作

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所疑者不敢行故不

可而行之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所不知

故以為過所以知者不可施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

而必為故曰過於其所以知其所不疑其所以知俗

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其所專用而賢主能以

法制行之以度量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

過矣其慎所不疑審所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

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惡安試用也何以得斷之於耳

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及今夫惑者

非知反性命之情惑也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

所以成也成其治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

身之不逮也逮何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生自

上也其次知其不知也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

學德未暮暮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學賢知不知

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宗本也論語曰不知為不知

則反於道百禍歸之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

必有賢者惟賢者然後立名成功而有其國也賢者

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牟猶大也賢者之道際落

及故難知也其仁愛物本於中心精故見賢者而不

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

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祥善主賢世治則

賢者在上位在上位在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

滅而天子已絕周厲王無道流于彘而滅亂莫大於

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殘不

得休一作暫息今之世當之矣當其時也故當今之世求有

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僻遠幽間之所所

也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

不成得賢則欲而成也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

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

得之知之與不知也文主知太公賢是以得之紂不知賢是以失之故曰知與不知

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一作合齊民凡民非一

故言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可盡

得而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

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

能禮士故失太公以滅紂不能禮士故失太公以滅紂也

務本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

無不安者功大也上古記上古記也實者功實也詩云有

晷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大田

陰雨也陰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

一而稅公田在中私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及私也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

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
不危者無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
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
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一作危
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
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有司於周禮為太宰掌
邦國以治官府以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乾下巽上
紀萬民此之謂也復自道何其咎吉乾為天天道轉運為乾初得其位
既天行周匝復始故曰復自道也復自進退又何咎
乎動而無以言木無異則動卒有喜乾動反其本終
咎故吉也復始無有異故
卒有今處官則荒亂臨射則貪得多欲列近則持諫
喜也位

也持諫將眾則罷怯罷勞也以此厚望於上豈不難

哉厚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不作耻臨財物資

盡則為已盡猶畧也無不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

取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石億萬不終不獵故榮

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

以薄獲厚無伐功而求榮富詐也以虛取詐誣之道

君子不由也由用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

已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有人於此言用我

用之未必然也使無患而已猶有患用已於國惡得

無患乎猶尚已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

諱言身者已所不自制也釋已而不修未得治國治官故曰奪乎所不制乃諱諺之道也

可也官小政也推此言之若此人若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

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

知其所未得矣以其孝得於親則知必忠於君也以

知其所未得矣其所行能高仁義知必輕身故可以

知其未得也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必反

情然後受反情常內省也受受祿也主雖過與臣不徒取過大雅

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一作也大明

之十一章也言天臨命武王伐紂必克之不致有疑

心喻君命臣齊一專心輸力不敢惑志臣之行也

解在鄭君之問被瞻之義也見務大論被瞻知齊國

者皆近知本矣嗣君以王者富民故曰無重稅也

諭大

七曰昔舜欲旗一作禡古今而不成旗覆既足以成

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殊俗異方湯

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四表之武王欲及

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

足以為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

既足以成顯名矣名聖賢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

已夏書曰天子之德一作惠廣運乃神乃武乃文逸

也故務在事事在大專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毋群

抵一作怪天翟常祥不庭群抵歧毋天翟皆獸名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

熊蟻蛆皆獸名不周山在翟水大則有蛟龍龜鼉鱣魚斤為蛟

龜可作美傳曰楚人獻龜於鄭靈公不與公子宋龜美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龜鼉魚皮可作鼓詩

云鼉鼓鼂鼂皆大魚長丈餘詩云鱣鮪發發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

惟逸書喻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萬夫之

長可以生謀長大成奇謀也室中之無澤陂也井中

之無大魚也淮南記曰鱣房不能容鶴和此之謂也新林之無長木也

言未久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季子

曰燕雀爭善處於一屋之下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

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

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為人臣免於燕雀

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

相與比周於一國姁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為

竈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

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

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

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為恃一作贊然後皆得其樂定

賤小在於貴大淮南記曰牛馬之氣丞生蟻蝻蟻蝻

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見務杜赫

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杜赫周人杜伯之後昭文君周末世分葛西之後君號也

說見務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

大論不孝者能王齊王亦大也

呂氏春秋第十三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四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又 男宋啓明校

孝行覽第二

孝行

一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詹何曰身治而國不治者

未之有也故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曰必務本

務猶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衆多務其本也求也

務本莫貴於孝孝為行之本也行於人主孝則名章孝者故聖人貴之

榮下服聽天下譽譽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

於公侯伯子男乎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故得萬國之懽心

孝於親故能忠於君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此之謂也處官廉孝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此之謂也臨

難死君父之難視死如歸義重身輕也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

北耕芸疾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衣食足夫孝三皇五

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帝軒轅帝顓頊帝嚳高辛

帝堯陶唐帝舜有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

從者其惟孝也一術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

疏先本後末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其親

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

孝道有人行孝敬於其親以及人之親故不先王之

所以治天下也先王以孝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

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如施究

於四海究極也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

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敬畏居處不莊非孝

也莊正也莅官不敬非孝也莅臨也

朋友不篤非孝也篤信也戰陣無勇非孝也楊子曰孟

勇而立義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

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商湯所曾子曰先王

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

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也所謂貴德為其近於

聖也所謂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於

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

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

廢置立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猶故舟而不游道而不

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濟水載舟不游涉

逸沒溺畏險之害故曰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

飲食養體之道也能全支體以守宗廟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修宮

室不上漏下濕故曰養體之道也

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謂之章以極目觀

正六律六律黃鐘夷則太籥五聲

謂之章以極目觀故曰養目之道也八音八卦之音雜會

用徵羽五聲宮商雜八音養耳之道也八音八卦之音雜會

之熟五穀烹六畜籩煎調養口之道也熱五穀烹芻

故曰養籩煎調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和顏色

母之志意故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代

更次用之以便親性更代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

月一作三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

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也故事樂正

子春曰善乎而問之也而汝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

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

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

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私猶嚴親之遺躬也躬民之

本教曰孝始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之行敬

可能也安為難安寧其親難安可能也卒為難卒父母既

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禮者履此

者也履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疆者疆此者

也樂自順慎一作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能順行無遺

樂生也逆之則刑辟作也

本味

二曰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雖所

得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得賢人與之

功名故曰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一作故曰其本在

得賢有仇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仇讀獻

之其君其君令焯人養之焯猶察也察其所以然察曰其

母君伊水之上孕任身為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

走母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

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伊尹母化故命之曰伊尹此

伊尹生一作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

之有仇氏有仇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

婦一作為媾有仇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故賢主之

求有道之士無不在以以用為有道之士求賢主無

不行也為媵言必行相得然後樂賢主得賢臣賢臣得賢

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殫竭皆盡

也危難也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固

也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

熄熄滅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

耳然後成黃帝使人四面出求賢人得之立以為佐

以成功也凡賢人之道一作德有以知之也知其賢人堯用之

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

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選

須臾之間也志在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

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

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伯姓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

音故曰為世無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世無賢者

受禮義法則亦為鼓琴也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

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言不肖者無禮以接賢

若不知御者御驥驥亦不為之從千里也湯得伊尹枚之於廟爨以燿火

爨以犧假周禮司權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被除

塗之曰爨其不祥置火於枯臬燭以照之爨以牲血

曰權衡之權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為湯

味湯曰可對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

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三羣謂水居肉水居者

腥肉饜者臊草食者羶水居者川禽魚鼈之屬故其臭腥也肉饜者饜羶肉而食

之謂羶謂羶鹿之屬故其臭羶也草食者臭惡猶美皆有

所以臭惡猶美若蜀人之用作羊凡味之本水最為始

五味三材五行之數水第一故曰水最為始九沸九

變火之為紀紀猶節也品待火然時疾時徐滅腥

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用火熟食或熾或微

故曰必以其勝也齊和之節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

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齊和分也鼎中

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鼎中品味分齊

言也志意揆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射者

度不能論說毛之近而中藝於遠也御者執轡於手調馬口之和

而致萬里故曰若射御之微也陰陽之化而成萬物

也四時之數春生夏長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弊也

云失飪也論語甘而不噉一作酸而不醅醅而不減辛

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言皆得肉之美者猩猩

之唇獾獾之炙猩猩獸名也人面狗軀而長尾雉

之翠鳥名也翠厥也述蕩之擊獸名擊讀如捲枕之

聞旄象之約旄旄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約

一曰約美也旄象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丸

之肉美貴異味也丹山在南方丹澤之山也二處之表有鳳皇之丸沃

民所食食鳳也沃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鮪

洞庭江水所經之澤名也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

有珠百瑋醴水在蒼梧環九疑之山萑一作水之魚

名曰鯉其狀若鯉而有翼如也翼羽翼也常從西海

夜飛游於東海鯉從西海至東海乘雲氣而飛菜之美者崑崙之蘋

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九萬八千里蘋大蘋水藻也壽木之華壽木崑崙山上

其實者不死故曰壽木指一作姑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

之葉焉指姑乃姑餘山名也在東南方淮南記曰軼

之而餘脊一作督之南南極之崖一作旁有菜其名曰嘉

樹其色若碧餘脊南方山名也有嘉美之菜陽華之

芸陽華乃華陽山名也芸雲夢之芹雲夢楚澤具區

之菁具區澤名吳越浸淵之草名曰土英浸淵深淵

善上英華也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陽樸在

之越駱之菌鱧魚之

醢醢以爲醢無骨曰醢醢有骨曰醢大夏之鹽宰揭

之露其色如玉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長澤之

如長澤大澤在西方大如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

粟飲食也玄山處則未聞不周陽山之稌南海之秬

之海稌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堅秬黍也水之美

者三危之露三危西崑崙之井泉沮江之丘名曰搖

水沮漸如江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

州之原皆西方之山泉也冀州在中央水泉果之美

者沙棠之實沙棠木名也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

果焉群帝所食有穀曰果無穀曰蔬箕山之東青島

之所有甘櫨焉青島崑崙山之東二處皆有甘櫨之

果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浦濱也橘所生也生江北漢

上石耳所以致之漢水名也出於嶧冢東注於江石馬

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匹乘皆馬名周禮七尺

風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疆為必先知

道言當順天命而受之不可以道者止彼在巴他

已成而天子成巴成仁義之道而成為天子天子成

則至味具天子貢珍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

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要約也越越

事也聖王得仁義約要之道以化天下天下

首時一作胥時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緩謂無為也似遲而

速以待時謂若武王會於孟津八百諸侯皆曰紂可

遲也甲子之日尅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王季

於牧野故曰待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

王之父也勤勞國事以至有不忘姜里之醜時未可

也紂為無道拘文王於姜里不忘其醜武王事之夙

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文王為紂所拘於姜里之

辱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王門相女童鐘鼓立十二

年而成甲子之事紂牧野故曰成甲子之日尅紂時固不

易得也固常太公望東夷之士也太公望河內人也於周豐鎬為東故曰東

夷之欲定一世而無其主主謂君聞文王賢文謚也經天緯地曰

文故釣於渭以觀之渭水名近豐鎬文王所邑也伍

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吳王僚也王僚長子客者言之於

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先惡子胥之類貌不

受其言辭謝之也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

惡也請問也惡憎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故

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

王子許言於重帷中見衣若手者伍子胥說之半王

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搏執子胥之手與說畢之俱坐聽其說

王子光大說子胥說霸術畢子光伍子胥以為有吳

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

僚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

鬪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柏舉楚南鄙邑九戰九勝追北

千里北走昭王出奔隨遂有郢郢楚都傳云親射王

宮鞭荆平之墳三百平王太子之子棄疾也後改名熊居聽費無忌之讒殺伍子胥

父兄故子胥射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讐也待時也鄉

者始之吳時耕於吳境待天時須楚之罪熟也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田

齊人學墨子術惠王孝公之子駟也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

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如

也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
之而遠遠之而近者留秦三年不得見惠王近之而遠也從楚來至而得見遠之而
近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其王有也
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
之與影不可離步行日中影乃逐之不可得遠之也從得時如影之隨人亦不可離之
也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窟勤以待時分大窟藏勤勞
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
下者湯武是也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太公望伊尹傳說是也有從
匹夫而報萬乘者豫讓是也趙襄子兼上拓境有兵其義而不殺豫讓卒不止終得斬襄子襯身之衣然後始死也故聖人之所貴唯時

也水凍方固固堅也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

雖智而不遇時無功五稼非春不生者之功非時不成方葉之茂美

終日采之而不知不知其葉之盡也秋霜既下衆林皆羸羸

也盡也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與萬物終始

也鄭子陽之難制狗潰之潰亂也子陽鄭桓或曰鄭君好行嚴猛人家有制狗

者誅之人畏誅國人皆逐制狗也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以

殺子陽高國衆因之以殺二子逐失牛之亂也故禍同當其時狗

牛猶可以為人唱而况乎以人為唱乎飢馬盈廐嘆

然嘆然無聲未見芻也飢狗盈窖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

芻動不可禁動猶爭也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

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

於天下而魯取徐州齊湣王僭號於東民不順之故

也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衛取繭氏壽陵魏邑趙兼有之萬民

不附是以衛人取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

其時也細小也遇大國之民皆欲之則取之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

首者亂世當之矣當亂世憂而濟之者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

不兩工事在當之天不再與一姓不再興時不久留日中則昃者也

義賞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

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

物無可為木春無可為生木秋無可為落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

莫不為用使之者以其時生則生時落則落故曰莫不為用賞罰之柄此上

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彰明

也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

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言德教一成雖復賞罰之使為不忠不信人人自為忠信

若性自然不可禁止也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

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言民為不忠不信不能禁姦偽賊

亂貪戾之道興興作也久興而不息民之讐之若性讐言

也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

也禁止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郢楚都也楚人

以兩版築垣吳起衛人也楚以為將變其兩版教之
用四楚俗習久見怨也公羊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
人定公順祀叛者五賞罰易而民安樂其正民云邪
人此之謂久習也

從正故曰堯之民其虜也氏與堯二種夷民言氏堯
之民為寇賊為人執虜也
安樂也

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焚燒也皆成乎邪也不
得
天之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賞罰正
而民正

賞罰不正而民邪故曰且成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
於城濮城濮楚比
境之地名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
可咎犯狐偃也字子犯文
公之舅也因曰咎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

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一本作以
力戰之君不足於力
以詐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
詐者謂詭變而用奇也

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
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
其類詐偽之道雖

今偷一作
愈可後將無復不可
復作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

之言言謀
也而敗楚人於城濮敗破
也反而為賞雍季在
上上首
也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

而賞後其身一作資
後其賞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
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
事焉有以一

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
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

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移猶
歸成乎詐其成

毀雖成其勝敗必毀必毀其勝敗雖勝後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

乃猶也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居五霸勝而不知

勝之所成與無勝同也秦勝於戎而敗乎殺秦繆

西戎而霸使孟明白乙丙西乞術將師東襲鄭鄭人知之還晉襄公禦之殺大破之獲其三帥楚勝

於諸夏而敗乎柏舉莊王服鄭勝晉於祁故曰勝乎

之伯舉此皆不知勝之武王得之矣故一勝而

王天下一勝衆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也亦

內發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智伯求

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

月張孟談私與韓魏構謀韓魏反智伯軍使趙襄子

殺之故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何

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

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惟吾是以先之仲尼

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

莫敢失禮一人謂為六軍則不可易輕北取代東迫

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

其頭以為觴觴酒也遂定三家韓魏也豈非用賞罰當耶

也當正

長攻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疆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

一則不設遇猶遭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

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

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

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

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至於此滅亡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

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顯榮此天下故人主

有大功不聞不肖功名也亡國之主不聞賢亂以譬之

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

者必此人也故曰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

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為也越國大饑穀不熟王恐召范

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

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材輕好須

史之名不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也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

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勾踐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

何患焉得其糴終必得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

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

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

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

十七阨以有吳哉踰度也越歷也故曰非吳喪越越

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讐而養吾仇也

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

數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先王謂闔閭也

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吳王夫差吾聞之

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

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

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

與乃攻之夫差為擒夫差吳王也楚王欲取息與蔡

楚王文王也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

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昭侯也妻之

姨也此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一作

以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

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不勞師徒而得之趙簡

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

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鞅也太子趙

山代之南山也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

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

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

人弗敢廢群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俗土

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一作

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

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

言長以善代

好於代者非一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

事故言萬故也之北土馬之所生也故謂代為襄子謂於代君而請

馬郡也言代君以馬奉襄子也襄子告代君而請飲之

觴之馬郡盡酒醉而殺之盡取其國也故曰馬郡盡

也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也

君竟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金重大

酒合樂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作成一下也首舞

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

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

一作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

山遵理三君趙王句踐楚文王趙襄然而後世稱之有

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有功

關失雖為王可也慎人一作順人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

不復慎其為人修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

河濱釣於雷澤陶作瓦罷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

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黔首民

也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人也夫

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為義以憂苦於

民人也苦勞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同辭

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地利財五穀編

蒲葦結果網手足胼胝不君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

患難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

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振振殷殷衆友之盛舜自為詩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

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加益盡無之賢非損也損時

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虜晉號當為虞

臣也傳曰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繆公姬孟子

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煉之壁假道於虞以伐

號官之奇謀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夫之

秦此云亡號誤矣楊子雲眼不及其時車載其金

餒牛於秦傳聞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

大夫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

事屬付百里奚也

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

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

忠也下避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

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

功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

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

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藿不

糝宰予備矣備當作憊憊極也論語曰衛靈公問陳

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

者病莫能興此之謂也故曰宰予憊矣

孔子弦歌

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
逐於魯削迹於衛伐一作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

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藉猶辱也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
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罷猶也顏回無以對入

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
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

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
謂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今丘也拘仁義之

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言不窮於道也故內省
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

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衆木遇霜雪皆凋喻小人遇
而能茂盛也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此之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

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齊桓公遇麗姬之讒出過曹越王
句踐與吳戰而敗棲於會稽之山卒陳蔡之厄於丘

皆享國克復其耻為霸君故曰得之陳蔡之厄於丘
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返更也更取子路抗然

執干而舞干楯也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
下也高下喻廣大也言不能知孔子聖德之如天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樂

道達亦樂樂兼善也所樂非窮達也言樂道得於此則
窮達一也此近喻身也言得道之人不為寒暑風雨
之序矣寒暑陰陽也陰陽和風雨序也聖人法故許

由虞乎穎陽

虞樂也穎水之比曰陽輕天下而不虛於堯養志於箕山山在穎水之北故曰

樂乎穎

而共伯得乎共首

共國伯爵也棄其國隱於共首山而得其志也

出何書也

遇合

七曰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

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

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

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

為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德不見大用裁至於

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

知聖人不能用之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

其任矣多幸愛不肖之人而任之不勝則幸反為禍

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

不為苟處居也不為苟易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

動任則處德動則量力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

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惡安凡能聽音者必

達於子一作五聲也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一作

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

籟二孔籥也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野鄙說

之道亦有如此者也說賢人而不用言不肖而人有

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謂終死衣器

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是令其

女常外藏藏私財於外也姑妯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一作

異不可一本下畜因出之以為盜竊犯七出故出之也婦之父母

以謂為已謀者以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

不知其女之所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亦由

以見出由此也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

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

執乎黃帝黃帝說之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

衰雖惡奚傷惡醜也奚何也言物屬女以婦德而不

醜何傷明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

受也文王嗜菖蒲菖本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

之三年然後勝之勝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

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苦傷海上人有說

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去離說亦有若此者陳

有惡人焉曰敦洽推顛廣顏色如浹顛作

沐垂眼一作臨鼻長肘而盪盪盪陳侯見而甚說之

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制陳侯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

能往使敦洽讐糜往謝焉楚王恠一作其名而先見

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

告之合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不知無知

而使之是侮也侮慢也侮且智不可不攻也與師伐陳

三月然後喪喪之也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惡足以

驚人其言足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

友不衰交愛敦洽讐靡無有出上者也楚怒夫不宜

遇而遇者則必廢若敦洽讐靡醜惡無德不宜見遇

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也

至道宜一遇明世佐時理物不遇之故國天下之民

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從此宜遇凡舉人之本太上以

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舉用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

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付至七十九猶尚幸所遇

而無此三者身必死殃也得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

以賊一作其身豈能獨哉陳舜之苗胤也故曰賢聖

為楚所滅以殘其身也并病其民故曰豈能獨哉

必已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龍逢諫桀而桀

諸父也諫紂紂剖箕子狂惡來死箕子紂之庶父也

也惡來飛廉之子紂桀紂殺忠臣人主莫不欲其

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伍子胥諫吳王

羅夫差未信之不從其言以萇弘死藏其血三年而

為碧長弘周敬王大夫號知天道欲城成周支天之

其君長弘與知之周劉氏范氏世為婚姻長弘事劉

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人讓周周為之殺長弘不當

其罪故血三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

年而為碧也已疑曾子悲孝見疑於其父故為之傷悲也莊子行

過一作於山中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莊子名周宋

天下細萬物其術尚虛無著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

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矣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會止也故故人喜具酒

肉令豎子為殺鴈饗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

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第

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

人之鴈以不材死一作以不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

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訐無訾一龍一蛇

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專一上一下以禾為量禾兩

故以為法也而浮游乎萬物之祖祖始物物而不物於

物則胡可得而累萬物中故曰不物若制禮者不制

於禮也不以此神農黃帝之所法法則也神農少典

皇之中農殖嘉穀而化之號曰神農黃帝軒若夫萬

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傳猶成則毀大則衰廉則

剽廉利也尊則虧直則骫尊高也傳曰高位疾顛故

故曰直則骫詩云草木合則離愛則隳隳廢多智則

謀不肖則欺多智則人謀料之胡可得而必牛缺居

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牛姓也缺其名秦人

也秦在西方故稱下之邯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

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盜

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愬我於

萬乘之主劫奪其財不以禮以辱愬告也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

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迹縱於是相

與趨之趨行三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盜知牛

人孟賁過於河先其玉船人怒而以楫撻其頭先其

越次弟也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

人髮植目裂鬢指植豎指也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揚

也播散也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直涉無先者

無敢先又况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船人不知孟賁

也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近

近無愁難猶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宋

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桓司馬桓王使人問珠之

所在曰投之池中春秋魯哀十四年傳曰宋桓魋之

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為不善於

商而禍充天地充猶大和調何益和調善之者也紂不能行之故曰何益也

張毅好恭門閭帷一作帳薄聚居衆無不趨過之必趨輿隸

姻媾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定安也不終其壽內熱一作

崩而死幽通記曰張毅修禠而內逼此之謂也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一作

棄世謂不食穀實不衣芮温不食穀實行氣道引也芮絮也身處山

林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幽通記曰單豹治衷不外

調此之謂也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

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

曰請往說之因為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

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

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獨猶熟也嚮之解人謂子貢也

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術外物豈可必

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

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者不

必在人者也必在已無不遇矣

呂氏春秋第十四卷終

皇朝通志

國



